

## 气象人杨文杰 大海上的孤独守望者

一望无垠的渤海深邃而平静，整个渤海唯一一个有人值守的海上平台气象观测站矗立在此。自1988年建站至今，该站一直保持着气象人值守的惯例，气象观测员每天需要完成天气实况监测、气象数据传输、气象设备维护等规定任务，每隔28天轮换一次。在他们的坚守下，保证了气象数据监测连续35年未曾间断，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海上气象站”。

杨文杰是这个气象站当前值

守的观测员，自从2003年底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第二代海上气象人，他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驻守了整整20年。每周杨文杰都要在平台顶端，踩在距海面近30米高的镂空钢架上清理气象检测设备，脚下是浩瀚的大海，远处一望无际，海天一色。杨文杰动作熟练从容，他说：“刚来的时候也害怕，现在习惯了，站在平台边，海风吹来，看着辽阔的大海，总有一种想跳下去畅游一番的冲动。”



图为杨文杰执行工作



图为渤海北A平台

渤海北A平台是中国海洋石油集团的一个海上石油采集平台，它位于渤海西部，距离陆地74海里，一般乘船需4.5小时到达。气象站位于该平台U/A

直升机甲板一侧，这里35年未曾间断的气象数据是海洋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及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对提升海洋气象业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渤海北A平台生活平台一层，有一间五六平米的小屋，是气象站的办公室。杨文杰要在每天8时、14时和20时，在这里把海上定时观测实时传输回陆地。杨文杰介绍，当时平台上生活艰苦，最初他休息办公都在这个小屋。小屋里摆着一条狭窄的床板，横着放不下，只能竖着摆，剩下的空间只够放桌子，他就每天坐在床上，向陆地发报。“进门就上炕”的日子，杨文杰坚持了13年，直到2016年他搬进宿舍，这里才变成单一的办公区域。

海上平台活动空间有限，生活相比陆地要单调枯燥的多，杨文杰体重一度接近200斤。但是最近，杨文杰瘦了50多斤。谈及减肥诀窍，杨文杰坦言，自己常年在海上值守，最牵挂的是家人。去年年初，他发现儿子体重超标严重，他无法在身边督促孩子减重，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一年多时间，杨文杰从198斤减重到143斤。

“和孤独相比，工作上的困难、住宿伙食等问题显得不值一提。”杨文杰说，如果不能调整好自己，长时间平台生活会把人逼疯。他现在每天坚持早起、读书、运动，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

时光荏苒，杨文杰的“轮班搭档”董晓力顺利完成平台值守工作，退休在即。杨文杰将在下一次轮班见到新搭档，他也会把20年前父亲给自己的教导分享给新队友：“现在的气象科技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地方仍旧离不开人。因此更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能吃苦的年轻人顶上去，你监测到的每一个数据都和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图/文 中国网记者 董宁)

## 宁夏银川烧烤店爆炸事故已造成31人死亡

新华社银川（记者刘海、许晋豫）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获悉，6月21日20时40分许，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南街富洋烧烤店操作间液化石油气（液化

气罐）泄漏引发爆炸，造成38人伤亡，其中3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7人正在全力救治中（危重1人、中度烧伤2人、轻症2人、玻璃划伤2人）。



6月21日，消防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救援。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6月21日，消防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救援。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 宁夏银川烧烤店爆炸事故9名相关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获悉，目前，公安部门已依法对银川烧烤店爆炸事故中的烧烤店店长、股东和工作人员等9人进行控制，并冻结其资产。

自治区相关部门将烧

烤店附近2栋住宅楼、4个单元64户居民全部临时安置在周边酒店，安排专人做好群众情绪安抚工作，并加紧核实死者身份，一对一用心用情做好死者家属情绪安抚和善后工作。



图为事故现场

## 海南长臂猿数量攀升彰显中国雨林生态保护成效

新华社海口（记者陈子薇）

37岁的刘辉勤至今记得第一次看到海南长臂猿的兴奋心情。“从小在报纸上看过，但从没亲眼见到海南长臂猿，2016年第一次看到时我兴奋极了，什么都忘了，只顾跟着它们一直跑。”刘辉勤回忆说。

海南长臂猿曾广泛分布于海南岛，由于人类活动干扰，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数量剧减。40多年前，海南长臂猿在海南岛仅存两群不足1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程度为“极危”。目前世界上现存的20种长臂猿中，只有海南长臂猿不足百只。

2007年，刘辉勤还是海南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的门票销售员，那时总有游客问他：“你见过海南长臂猿吗？”他只能摇头。

后来因工作调动，刘辉勤成为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的一名护林员，除了日常

巡护森林外，对海南长臂猿进行日常监测也是他的工作内容。

每个月上山两次，每次持续5天，背着重约70斤的生活所需装备，监测期间他吃住都在山上。刘辉勤通常凌晨4点就出发，天亮之前赶到长臂猿常活动的区域，根据猿鸣定位，一路追寻，统计种群个数，记录个体年龄，拍摄照片和视频，采集猿的粪便。这些基础工作为海南长臂猿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一次监测过程中，他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幼猿，因为是2021年发现的，队员们给它取名为“21”。“整个猿群里长得最小的就是它，小时候被妈妈抱着，现在已经脱离母体独立活动了。”刘辉勤说。

为了更好地保护海南长臂猿，当地林业部门也邀请了高校专家和护林员一起观察记录长臂猿的活动和习性。刘辉勤喜欢跟着专家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他曾问一位大学老师：“长臂猿下次

见到我们还能认得出来吗？”老师回答他：“长臂猿的记忆能持续多久还很难说。”

海南长臂猿对外界非常警惕，这也是少有人看到它们面容的原因，但监测队员跟得久了，它们逐渐卸下了防备。“有时候它们就在离我4米左右的位置，盯着我们看也不觉得害怕。”刘辉勤说。

长臂猿的移动速度很快，为了追上它们，监测队员不仅跑得快，还得体力好，他们每天的运动步数都在2万步以上，带的水喝完了就喝溪流的水。

虽然辛苦，但刘辉勤还是很喜欢在雨林里追随长臂猿奔跑，他不觉得累。“只要看到新生的幼猿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很热爱这份工作，只要能干就会一直干下去。”刘辉勤说。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据海南省林业局最新数据，目前海南长臂猿的数量已经增长至6群37只。